

學 者 叢 刊

II

卑賤者底靈魂

吳奚如著



潮鋒出版社

刊叢者學文

II

卑賤者底靈魂

著如奚吳

印刊社版出鋒潮海上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版出月一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經 售 者	廣 州 辦 事 處	發 行 人	發 出 行 版 兼 著	著 作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漢 民 北 路 五 十 四 號	盧 亞	上海九江路 210 號 414 室 社	吳 奚 如

元 幣國價實

No. 21 : 號編書本

自序

老早就在想：什麼時候可以完全由自己的意見編一本集子呢？一方面相當地滿足讀者底慾望，另一方面保存某一明確的特性，而同時在定價上盡量地減低，使得我們所期望能夠達到他們眼前的大衆在經濟能力上可以購買。

也許這樣說法是有毛病的。尤其是最後那個願望，在這諱談「大衆」彷彿「大衆」在大庭廣衆之前一露臉，「小衆」馬上就會驚號逃竄，於是「大衆」祇好命該變成蝸牛，將獨角縮到壳子里去，復原「天下太平」的本色的年頭，恐怕將被人嗤之以鼻：「哼，蠢材」的吧？

然而，世界本不是純由聰明人所組成的，同時，聰明人也還沒寫出超越一切，皆大歡喜的傑作，那末，蠢材底願望或可暫時被寬容，暫時不遭格殺的吧？

因此，這本集子——生與死在幾度和歐陽山兄商量之後，終於大胆地付印

了。

是不是果真能夠得到大衆底愛好，或者有幾分是大衆底不敢說。總之，有這一點兒志願而已。什麼時候這志願才可以愉快地完滿，那得第一：請求正確的批評家給予善意的指導，第二：讀者大衆提示具體的意見，第三：我自己不斷地求進步。

這本集子里包括五篇小說。有的是在一九三三年寫的，如「一個含笑的死」有的的是在一九三四年寫的，如「活搖活動」其餘的，都算是今年——一九三六年底上半季寫的了。

我想乘這機會對敬愛的讀者們談一談寫作時的情境。當一九三三年來到上海，一切人事上的關係非常陌生，因為我是過了許久「隱士」一般的生活。在什麼事都無從着手的時候，恰巧，紺弩兄從日本被逐回國了。他是老早就從事創作活動的，他鼓舞着我：

「把你所經歷過的一切……寫下來吧」

很好，我就開始動起筆來。那時，寫得較長一點兒的，就是投進這本集子里的「一個含笑的死」曾用「微笑」作題目，發表於文藝第二期。

不久，認識了胡風，他真像一個毫不留情的審判官，沒有像另外一個批評家，光會拍拍別人底肩膀，大大地驚贊一番：

「啊，你底那篇小說稿子嗎？嚇嚇，我已經看過了，不錯，你底字寫得很好呀，嚇嚇嚇……」

而是用了堅定的態度，無情地對我說：

「你底『微笑』我已經看過了，除了那個主人翁——黎明底性格比較地刻出了以外，另外，那兩個人物——劉一平和陳祥伯伯是非常模糊的！尤其是陳祥伯伯，既然是個老年的農民，那本他底性格比劉一平應該有什麼不同，應該有什麼由於生活所形成的一定的姿態，語言，情感等等……兄弟，要刻苦地去發掘典

型啊！

接受了他底意見，爲了再給我那篇「微笑」里的人物注入聲與色，血與肉，所以，今年又把它改寫了一遍，並且題目換「一個含笑的死」。

但那之後，也曾經有過一個沉悶的期間，差不多沒有寫作的自信心，直到有人說要出一本某一性質的創作集，我才鼓起勇氣，用半個月的時間，寫成了那「活搖活動」原因很簡單，我覺得我頂適宜於寫那種題材。然而，事情常會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活搖活動」被那些自負爲「了不起」的先生們埋藏在廢稿堆里，差不多有四個月之久了。直到我託人去拿回，中間它偶然落到歐陽山兄底手里，被他看過了一遍，它才又重新站起腳來，走上一本刊物底頁面上去。

於是，我又慢慢生出自信心，接着寫了幾篇不三不四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因爲我幾次準備離開上海，一次到北方去玩過三四個月，所以大部份時間都是擱筆的。

今年，各種文藝雜誌勃然而起，我才步着友人們底後塵，搖旗吶喊，寫得較為多了一些了。

有出這本集子的機會，同時又有寫幾句序言的機會，真是萬分高興了。其它若還有什麼要談的，（包括每篇的內容和技巧）則讓給敬愛的讀者和批評家們去。

奚如

目錄

自序·····	(一)
生與死·····	(一)
卑賤者底靈魂·····	(四九)
彭營長·····	(七七)
一個含笑的死·····	(一一七)
活動活搖·····	(一四三)

獻詞

你們都爲神聖的事業而犧牲了，留下光榮奮鬥的歷史！

我們把一切都交與國民——生命，幸福，自由和權利，……

你們長眠在這黑暗的墳墓中，殘酷的猛獸還在行兇；

我們踏着你們底血跡前進，戰鬥，犧牲以慰你們！——

——
這里面一天到晚，都像是迂遲在黃昏的時候，沒有太陽，沒有亮光，也沒有足夠的空氣。除了放兩次風，卅個以上的囚徒們是祇有成天蜷曲在這間長不到八步，寬不到五步的拘留所底潮濕腌臢的地下，彼此緊緊地擠做一團，互相傳播而且繁殖那些虱子，疥瘡，和長熱病底細菌，使所有的生命等於塞壓在鑊子裏的醃魚，逐漸腐爛着，潰滅着，還等不及『裁判者』當庭宣讀神聖的判決書，很多就悄悄地倒斃了！即使是頂硬朗的，也已經一隻腳踏進了神底地獄，而另一隻還踏在人間地獄，熬磨一切苦難和劫數。

「瞎他媽的……你就殺老子們三次頭，也落得個完結，落得個痛快呀！惟有把老子們這樣不死地擱在這兒，真是比上陰司地府底刀山還難受啊！」

囚徒們這樣大聲詛咒，呻吟着，似乎死才是人類生命底第一義，而生反不過

是一種太無足輕重的附帶，一種太難忍受的累贅

但這之間，一個躺在特別陰暗的角落里的小犯人李明，這時却格外糾起了嘴，瞪着一對異常鮮明的圓眼睛，像幽靈陰鬱地閃亮着光，死死地瞪在那塗滿了臭蟲血，鼻涕，綠里帶血絲的濃痰，巴了刑傷的膏藥等等底五顏六色的牆壁上，正又一次被生底執着的火燄所燃燒，恐怖而迷惑地想起了前幾天被拖出去「完結」了的，他底兩個同學底陰影。

第一個，是在學校里平常頂喜歡唱歌的高個兒王志強。他有一副那樣高大的嗓子，唱的時候，老是挺着胸脯，昂着頭，聲音像狂濤一般，從他闊大的嘴巴里飛騰出來，把教室底玻璃窗都轟激得快要炸裂似的。他愛他，他曾經從他學會了一個有名歌曲，在教的時候，王志強照例是陡然改變了平時互相開玩笑的態度，嚴肅地鎮定着長方臉，像一位長兄，也像一位老師，先跟他說上這幾句話：

「呃，小弟弟，唱這歌兒的時候，要端端正正站着的，哪！因為這是一個莊嚴的，

神聖的……呢，你若不是瞎唱的話，包你底眼前，即刻浮現着一張影片似的，看見有千千萬萬粗大的拳頭……高舉着，千千萬萬雄壯的脚步……滾進着！」

第二個，是頂喜歡在上課時偷看小說的張超，那是個結實的少年，胖而且矮。有許多日常的小動作，很顯得不大靈活。他常常獨自呆在一處僻靜的地方，——尤其是愛在學校園裏的假山背後——無緣無故地抿着嘴默笑，眼皮有趣的閃動着。但他也有時忽然高起興來，硬拉着李明一道去打乒乓球，而結果總是毫無疑義地輸。

他跟這兩個同學，在學校裏像是穿的聯襠褲子，三個人老在一道兒，任何人扯也扯不開的。他自己頂小——十五歲，那兩個——一個十八歲，一個十九歲。——把他當作親兄弟一樣，喊他是小弟弟。使他在離開了家鄉，離開了母親，跑到這五百里以外的P市來上中學，不會太多次地感到生疎和孤單，感到對家鄉的懷念，以及流着淚想起母親那些催眠曲一般的聲音。

但不久，一陣時代底劇烈的風吹來了，他們三個人都被捲出了學校，湧在那澎湃浩大的人海里，呼喊著同一的聲音：「保衛我們底民族啊！」於是在一次橫逆的，無願將自己底民族毀滅的鎮壓下，他們被抓住，被帶到這兒來。五天以前，那兩個同學被拖出去「完結」了……

那兩個同學底影子——一會兒是在學校裏笑着玩着的親暱而可愛的嘴臉；一會兒是被綁出去時，插上了一根箭形的斬標的赤裸的背脊。——固執地在他底眼前幌動着，黏結着。叫他懷疑着像那樣活生生地的人物，祇消在後腦窩被微小的一粒彈丸穿進去，從額角上穿出來，即刻露出兩點小洞，淌出一灘鮮紅的血；或者被一個臉上生滿酒刺，眼睛紅大得像燈籠的憲兵，故意在充當劊子手之前，把彈丸底尖端磨薄了，使它在穿過他們底腦髓時，鉛塊炸裂，把腦蓋骨和腦髓統通掀揚到半天裏去；於是，他們底身幹像一塊笨重的木頭，碰倒在地下，什麼知覺也沒有了，而生命和一切，——比方說那些親熱的笑，那些活潑的談話姿態，那

些唱歌時的高銳的音浪，還有那些聰明和智慧，以及知識和能力——忽然送
到另一個既看不見，也想不出的飄渺的世界里去的事，是能夠的嗎？是實在的嗎？
「天哪！天哪！……」他用手抓着長亂的頭髮，喃喃地嘆息道。「那是太可
怕了！……那是太殘酷了！……我……我但願能夠不再去想到它啊！……嘻嘻！
……」

他那黃瘦的小臉，顯得石膏似的雪白而且戰慄了。從眼眶內湧出熱滾滾的
淚水。

「喂，小弟弟！你爲什麼又哭起來了呢？」

隔他兩步遠坐着的一個粗壯高大，腮頰上像刺蝟一樣，亂生着漆黑的，硬碰
碰的鬍子的漢子武一，忽然驚詫着，站起來走到他底面前，用手去推動他，嘎嘎地
叫喚他。

不知這漢子是被腳上釘的兩副八斤重的鐵鐐所苦呢，還是腿桿骨底傷痛

還未復原在他移動着腳步的時候，就顯得顛簸欲跌的蹣跚。但當他用他厚大的手，像鷹攫取小雞，那樣輕捷地就攙扶起了李明，人們就可看出他那做了十六年開車匠的特別發達的腕力，是還沒被鏽鏹磨盡，頑強地保存着。

「瞎……我……我武一哥……我……」李明淚痕滿面地靠着武一，傷心地眯着紅腫的眼睛。

「不要獨自呆着哭啊，小弟弟！坐下來，我跟老蔡，老鄭，正在討論一個問題哩！好，你也可以加入的……」武一說着，輕輕地拍着李明底肩膀。

「呃，是的。小弟弟！我們正在談到一個很重大的，關於生與死的問題。自然，這是我們在這裏面必然應該了解的……」

坐在上首的小學教員蔡經，將那三角形的頭點動着，格外從近視眼鏡里眯着眼皮，看氣色，他是正想用他那頂適宜於作深沉分析的舌頭，去盡量發揮意見。祇有歪坐在一堆髒而爛的被子上的醫生鄭士奇，却並不在乎似的在敲着

腳上的鐐環，好像在仔細研究那傢伙爲什麼這樣堅牢，箍在腳踝上，就像是天生的一樣。

二

他們這批「愛國犯」是祇要生命還存在着，不管那存在已經離不存在僅相差一張簿紙似的程度而且依照他們生理上所受的傷害，應該頂適宜地安息於喘嘆和沉默，或者「萬念皆灰」的境地，但他們都不，依然毫不吝惜地去使用它。他們好像從前綫剛調到後方來歇氣的「炮手」，臉頰上的肉網，還存留着被轟隆的炮聲所震動的抽搐，眼前還跳躍着烟火底雲霧，耳內還响叫着鎗砲底射擊，在憤憤地懊惱着：

「噫，真可惜！我最後射出去的那顆『碰炸彈』，要不是被『測量手』所誤，祇消增多二百米遠的『射程』，就可一傢伙毀掉敵人底『機關鎗陣地』哪！」